

天上亦人间

散文

水井的记忆

□向未来

每个人的天上,都藏着自己的人间。尤其是在七夕。

农历七月初七,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日,中国最浪漫也最寂寞的日子。历史上,这个节日的活动在夜晚举行,所以叫做七夕。传说中,这个夜晚,隔着迢迢天河的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。

这个夜晚,适宜默默伫立,仰望天空,憧憬一位风姿绰约的仙女是如何青丝悠悠、衣袂飘飘,踏着留守的喜鹊,走向一个刚毅坚强、为爱坚持的牵牛郎。

高高的天上,所有的美丽与英俊,都是自己在万丈红尘里最梦幻的形象。

这个夜晚,属于爱、期待与想象,属于此时此刻深远的展望。

有人说,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。在传统文学中,写七夕情爱的古诗词星罗棋布,妙不可言。西晋文学家陆机的《拟迢迢牵牛星诗》写得冷静简约,纤毫分明:“牵牛西北回,织女东南顾。”“怨彼河无梁,悲此年岁暮。”虽然不是永难相见的参商,却远隔着无梁之河,满怀无穷无尽的忧伤。

古往今来的七夕诗词,大多如此。唐代诗人孟浩然《他乡七夕》怀乡思妻,“不见穿针妇,空怀故国楼。”“谁忍窥河汉,迢迢问斗牛。”宋代词人李清照《行香子·草际鸣蛩》满纸痴儿女情态:“经年才见,想离情别恨难穷。”“霎儿晴,霎儿雨,霎儿风。”

北宋词人晏几道,追问“世间离恨何年罢”,长叹“当日佳期鹊误传,至今犹作断肠仙”。迢迢银汉,鹊桥相约,隔的其实是别恨,约的原来是离情。正所谓,三百六十零五日,佳期未过已断肠。

最动人心的,是北宋词赋大家秦观的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:“纤云弄巧,飞星传恨,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,佳期如梦,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这首词,凄美而坚贞,温柔而豁达,能够满足一切有情人对爱的所有想象。

涉及牛郎织女的文字,最早可能是出现在《诗经·小雅》,其中写道:“维天有汉,监亦有光。跂彼织女,终日七襄,虽则七襄,不成报章。彼牵牛,不以服箱。”这里,牛郎和织女只是指天上的星星,与爱无关。

涉及情爱的,是南朝梁文学家萧统所编《文选》中《洛神赋》的注释:“牵牛为夫、织女为妇,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,七月七日乃得一会。”

比他年长些的同时代文学家殷芸,写了一部《小说》,里面说:“天河之东有织女,天帝之子也。年年机杼劳役,织成云锦天衣,容貌不暇整。帝怜其独处,许嫁河西牵牛郎,嫁后遂度织。天帝怒,责令归河东,但使一年一度相会。”这是一个严酷父亲苛待奴隶女儿的悲惨故事,“怜其独处”的难得温情中,分明闪烁着黑心父母奴役子女的冰魄寒光。

牛郎织女是中国古代民间爱情故事的代表,传说七仙女下凡,在河里嬉戏,被牛郎看见,发现其中最小的仙女很漂亮,顿生爱意,于是悄悄拿走小仙女的衣服,小仙女发现衣服不见了,只好留下来,嫁给了牛郎。

每一位作者,都会在文字中构建理想的人设;就如,每一个人,都会在想象中顶礼最美的天堂。然而,在理想与想象的背后,是人和生活的全部真相。

但所有这些,都不影响我们在某一刻放飞自己、放飞想象。每个人的精神天空,都藏着自己的世俗人间;每个人的红尘故事,都通向独有的梦想天堂。

天上,亦是人间;人间,自有天堂。

七夕,在每个人的心中,都不会一样:总有一个“你”,是“我的传说”。

我们的一切所想,其实与节日无涉,只和自己有关。最浪漫的,终究最寂寞。而最寂寞的,也许最浪漫。

正如这个七夕,默默远眺迢迢河汉,向往脉脉的情景——你我是彼此的传说。

那年暑假的一天,父亲带上8岁的大哥到涪阳坝拜访老友。招待他们揩汗祛暑的是一盆清凉的井水。父亲洗后,大哥接着洗,主人坚持换水,大哥理直气壮地婉拒:“在麻石,我们都是全家六人共洗一盆水。”这个笑话在我的故乡四川通江县麻石场镇广为流传,成为大家对缺水经典的自嘲。当时,这是我们真实的生存状态,留给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,生活用水全靠井水。麻石场的水井,储满了当年故乡饮水的艰辛。

记忆最深的,当是原麻石公社机关下的大水井,离我家约一里多路程,我们经常在这里等水、抬水。井很气派,建于什么年代已无从考证。井口呈长方形,三面是壁一面为梯,青石砌成。井南壁上沿配套有排水沟,壁上长满青苔;北壁因为没有排水沟,长年累月,壁墙明显走样凸起。

古井长20米、宽8米、深6米,20多步排码梯下底,底部是蓄水池,以条石为桥搭在中间,分为南北两边,小股泉水从井北壁下缓缓渗出。“兼冬积温水,叠暑必寒泉。”南北朝诗人范云的佳句,说的就是这样的井水。

一挑水要等10多分钟,水桶按先后来后到、自下而上依次排列,100多户陆续前来,形成蔚为壮观的木桶阵。等水的责任,落在我们这帮细娃儿身上。等一挑水装满后,再等大人抽空来挑。

我6岁时,就在大哥的带领下抬水。第一次抬水,上梯坎碰翻了桶,水倒了一地,木桶也滚得老远。因我人小体弱,大哥总是将扁担中间的挂钩往后移,将重担都揽在自己身上。后来,我与三弟抬水也如法炮制,这是一种责任与担当的传承。

场镇中街的供销社有个叫水娃子的大厨,膂力过人,是大水井的常客。有两次我对他的印象极为深刻:一次是抢水,为能排到前边,他与同样健壮的街邻竞争,一个纵步从上井沿径直跳到下井的梯道上,硬是把跑在前面的街邻挤到后面;另一次是赌水,将上下门牙咬住木桶把,叼起一桶水,从井底一直街到井沿,为此赢了一挑水。

大水井遭遇水毁两次。一次是井北壁上部塌陷,将大水井掩埋了一半,后经过清淤修复后基本还原。第二次北井壁全部塌陷,清淤整理后就很难复原了。水毁期间,因为雨水充足,大水井囤满了天落水,人们照旧在里面取水。不用等了,采取瓮桶打水的方式,只是水质大不如前。

大水井往下五六百米,是在田角用几块乱石随意砌成的杨坝水井。这井泉眼小,井口也小,供杨家人饮用,外人也可取用。这是我们光顾较多的井。

杨家户主是一位叫杨武德的老人。好几次大哥与我到杨坝井取水,杨老见我们等水太辛苦,叫我们到他家厨房水缸里去舀,大哥兴奋地连说谢谢。

杨坝井再往下走,是深塹子沟水井。沿着陡峭的石梯和崎岖的山路,直到谷底约莫两里处,一泓山泉,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但因费时费力,加之行路太难,非特殊情况是不会去的。

离家较近的是学校西郊的水井。这里原来就有一口土井,因流量太小不能自给,后来校方深挖改造,用青石砌成四五米深的方口竖井。可能是因为没有做好防漏处理的原因,从来就没有看见它储满水,水面距井口永远都有两三尺。

深井取水须用吊桶,吊桶打水是技术活,一般不易掌握。个别能力超强的人,手攥井绳,慢慢地将空桶放下去直至水面,突然猛一顿,吊桶立马来个底朝天,扎扎实实扣在水里,这样就是满满的一桶。接着甩开双臂,两手轮换着一把一把地缓缓提出井口。而我们家须兄弟合力才能完成。

后来,麻石场镇用上了自来水,学校也将水管从区公所接到了食堂。可惜只能食堂用水,单家独户的还得靠水井。再后来,自来水管通到了家家户户。那时,我家已搬离麻石场镇20多年了。

发芽的花生

□思林

植物也可以不依赖土壤长大——这个伴随我很多年的神话,一直盘踞在小脑袋中,任凭时过境迁,拔也拔不掉。

一条弯弯曲曲排列的房屋,远远望去像一条细细的纽带,柔和地系在山脚。老家的房子坐落在山脚下,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勤劳朴实,常年以农耕为主。加之中江这个地方日月相照、雨水充沛,种在地里的花生,到了农历九月就已硕果累累。

那年,我家耕种有半亩地的花生。收获时节,爸爸特意从成都赶回来把田里的稻谷收割了,然后和妈妈一起收地里的花生。

蓝天下,微风翻动着发黄的叶子,唰唰地释放着收获的喜悦。正午,田圃间,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,只留下花生藤嘶嘶的声响,蝴蝶围着花翩翩飞舞,我围着花生东奔西窜。

两只蝴蝶飞掠过妈妈的脸颊,她的手陆续把地里的花生提起来,土落果起,密密实实一大串,生的熟的,老的嫩的,大的小的,全都囊括在其中。

午饭过后,忙碌的氛围愈来愈烈,因为不管是家里的耄耋老人,还是童年无知的黄毛小子,都会参与到这个紧张的收获中。

爸爸和妈妈负责拔起地里的花生,堆成几座小山丘。这些花生犹如脱了蚌壳的珍珠——其实也没有珍珠那般透亮,但我还是把它比做珍珠——裸露于阳光下,泥土上。婆婆和我坐在小板凳上,认真地将一颗颗花生摘下来。

我最喜欢吃刚从泥里拔出来的新鲜花生,一边摘,一边用泥乎乎的小手团圪地往嘴里塞。每当这时,奶奶总会劝我“不要吃、不要吃,等洗干净后再吃”。

说也奇怪,奶奶越是努力劝阻,越是增加了我贪吃的欲望。时不时地,我还会吃到已经发芽的花生。我的牙齿,和着泥土,和着青芽,切切发响。奶奶见劝阻不管用,也就随我了。

直到晚上,天空那些忙碌的云飘走了,月亮慢慢陷入云围里,房顶的炊烟直生生地进入天空,窗口的萤火虫闪闪发亮,妈妈才悄悄告诉我一个惊人的秘密:如果不小心吃到发了芽的花生,种子就会在肚子里慢慢长大,从脑袋上冒出来,开花结果……

妈妈讲话时一本正经,让我没有理由不去相信她的话。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,拖着长长的声音问妈妈,那要怎么做才能让下午吃的那些发了芽的花生不从脑袋上冒出来、开花结果?

那就必须多吃饭,用饭把发了芽的花生给盖住,让它在肚子里永远不能冒出来。听了妈妈这话,我的心像储存着悲哀似的,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

为了不让种子从脑袋里冒出来,晚饭时,我狠狠地一口气吃下两碗干饭,吃得两眼发愣,嘴里全品不到饭菜的香味,只留下米饭与肠胃相互抵触的难受。我默默发誓,这辈子打死也不吃发了芽的花生啦……

前些天,有个小朋友一本正经地问我:如果吃了发芽的种子,头上真的会开花结果吗?